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
### 第九回 大發放業鬼輪迴 造劫數奸臣伏法

入谷尋源久未逢，空花落盡誰從從？ 憑欄此日看秋水，隔院何人扣暮鍾。  
衰壯自憐真是幻，世緣方覺淡為濃，  
點晴怕泄天人語，敢向長廊學畫龍。

卻說這回書，是閻羅發放西門慶眾鬼一案。雖是遊戲筆墨，並不是作書的杜撰。古書野史上，載著兩件故事。後五代陳隋時大將韓擒虎，仁而有威，行兵二十年，不殺一個平民。臨死時說：「我生為大將，死為閻羅王也夠了。」又有宋朝寇萊公，有妾桃。隨萊公南遷。有病將死。向萊公說：「公前世仙人，妾今緣盡該別。但求葬我杭州天竺寺，公不久也該還本位了。」公又問：「是何位？」妾答曰：「地下閻浮婆提王，即閻羅也。」公沒三年，果有家將見公儀從甚多，騎一碧驢，如飛北去。家將問馬上靈官，說向泰山交代到任。可見這閻羅王不是作書的杜撰。卻說那時閻羅，正是宋朝包龍圖相公當位。又是一個鐵面銅腸。在陽世時，晝斷陽，夜斷陰。何況在酆都正位，提調那宋朝的罪案。

卻說西門慶被武大、花子虛、苗員外一千人，告在東嶽帝君准了。批在酆都閻羅面審，閻羅又批曹官分審。那武大的狀，是陰謀司、毒殺司提查。苗員外的狀，是枉法司、賊吏司提查。只有花子虛一案審過，托生去訖。花太監還抱告候審，王招宣還押著林氏定罪，俱不曾結。又有武大出首金蓮、春梅、陳敬濟玩法通姦一案。那些一千犯人，俱提來在酆都城衙門前伺候。但見：

一個是戴枷釘鈕，瘦伶仃不是人形；一個家披髮蓬頭，串風流變成鬼面。鐵鎖盤腰幾路粗，是那葡萄架下繫足赤繩。長板扣脖周遭繫，像那淫器包中束陽綾帶。風月情空，佳人欲心灰冷。磨光計拙，浪子色膽未消。難將黃紙賂閻君，誰敢赤心欺判吏。

原來各司查完簿籍，正在傳審間，忽有一位靈官，手捧黃符，飛前來。說道：「西門慶罪惡重大，係獄帝親准狀詞。速提各司簿籍，一千人犯，閻羅王要親審哩。」嚇得這鬼使奔忙，判官恐懼。各司曹官領著人犯，俱在大堂上下兩邊站立。那西門慶一千人跪在甬道兩傍，真好威嚴。二門外左右兩座大油鍋，約有半丈餘高。只見火燄騰騰，油波滾滾，那鍋的口面不知多大。下邊堆滿乾柴，鐵叉挑著還燒哩。進到三門內，左右俱是鐵秤銅秤，拔舌的尖刀，摘心的利刃，鑽鑿錐剔，異樣刑具。人不識的，不計其數。不消說堂殿森嚴，官曹凜肅。上坐著帶冠服袞的鐵面紅須，就是閻羅王了。別有一盤用刑的惡鬼，俱非人非獸，不止牛頭馬面。才知這閻羅殿果然是盡頭的法地。但見：

七層寶殿，四面迴廊，半明半暗，一天霧氣照漫漫；無雨無風，萬古陰雲寒凜凜。洪爐中點化鐵心人，只得要千錘百鍊；天平上均銅法馬，那敢不六問三推。地藏佛發願，度不盡地獄冤魂，也只為眾生多欲。目連僧救母，填不滿饑腸渴海，原來是習氣難忘。所以善人到此，即為福地，刀山火鑊化蓮花。奸惡到此，饒有功心，銅汁火丸皆妙果。但看陽間之大劫，即知陰府之明刑。春確磨，無非斬絞流刑。阿鼻陰山，即在窮荒大漠。或奇瘡惡疾，定為卦背胸鉤。或飛禍天災，即是泥犁油釜。羅刹移在世人前，業鏡不離方寸下。

殿上左懸著一面大鏡，如明月一般，不敢睜眼；右懸著一桿大天平，那盤有婆羅大，不知發放了多少時節。一來一往，也有添上刑具，發下各司的；也有解了放出閒散的；也有鼓吹引導，衣冠著由二門出來的。許久才喚這武大一起進去。那判官在公案傍邊，鋪上原狀。就取當日西門慶調情磨光，某日裁衣，王婆引奸，鄆哥報信，並陽傷毒死的始末。都有本坊土神日遊夜遊神申報城隍，文書月終彙報總冊，日時一字不差。就叫西門慶上去，只是磕頭，全不敢言語一聲。閻羅便問：「你知罪麼？」西門慶上前，趴了兩步，說：「小人無知犯法，也全受王婆兩下的虧。不是王婆，小人原沒有下毒的心。」王婆分辯說：「你與了五兩一錠銀子，買了一區白綾，才替你做下這事。王爺詳情罷。」閻羅大怒，即喚執鞭力士，各打一百。打的血流骨折，死而復醒。西門慶還要辯，即有二鬼各執同巴掌，打去門牙四齒，西門慶才不言語了。即喚潘氏上來，唬得金蓮小腳難挪，細腰亂顫。平日罵人的巧嘴，淫的機心，也不知唬的那裡去了。顫篤跪在案前，叩頭無語。閻羅再問，只得從實細說一遍。與陰簿無差。閻羅大怒，說：「此鬼久該打入阿鼻，遍受十八層刑法。因何囚禁不見皇堂發放？」傍有宗靈官司官跪倒，呈上托生的全案。閻羅看畢，才知潘氏與武大原係前冤，還他毒殺之報。只有偷奸一案，從減發放。發在姦淫司大熱臭海地獄裡受罪。正待發放，早有武大的首狀，告他在獄引奸，有亂陰律。閻羅拍案而起，二目圓睜，大喝一聲，好像霹靂相似，震的殿堂皆動，口中噴出火來。

那金蓮春梅敬濟三人，早被青面大鬼鐵叉自背穿透。閻羅即命先下油鍋，煮三個時辰，然後定罪。可憐這兩個紅粉佳人，一個風流浪子，赤條條叉挑當心，直到鍋邊，踏梯上去，拋入那熱騰騰滾油之內。把那雪嫩的皮膚，粉團的屁股，當日如何受用。那消一碗茶時，在那油鍋裡翻波逐浪，好似金魚戲水一般，一上下弄成三堆白骨。到像個賣油炸果子的。扭成股兒，飄在上面。想是炸子酥麻了，也不知甚麼滋味。那西門慶在傍看見，真正骨軟筋麻，攤成一塊，伏在地下只是念佛。約有三個時辰，鬼使將鐵叉籬取出，還是人形，只是光骷髏了。

西門慶心裡想道：「金蓮已死，再要審我，只推在他身上，也沒處對證了。」只見一個鬼判，跪下領了一柄小小毛扇。將這三人的骨頭用扇一扇，黑風一陣，吹的白骨仍化人形。婉轉哀號，如刀刺心，不堪疼痛。依舊跪在階前，另聽發落。這西門慶才知地獄中碎剮分屍，俱是業風吹活，要遍受苦的。比不的陽世間，一死了賬，又不知批了甚麼罪名。把武大一千人犯趕下來，交與原司官領去。再叫苗員外一起，是受賄縱冤事。先叫苗員外上去，說了一遍。早有判官將當日船上苗青夥賊殺主家僮抱告，和那苗青用金銀賄買門慶的始末，俱有淮河水神三元三官申文，與清河縣諸神彙報冊籍一無差。閻羅叫西門慶說：「你姦淫縱欲，罪大已極。又借官賣法，把一個殺主的賊奴，輕輕放脫。那苗曾一命含冤未報，奸貪極矣。」喝令力鬼取銅鑿鑿去雙目，又將長刀剔去眼睛，扯出二條肉絲，有一尺長。從此門慶兩目俱盲，遂成瞎鬼。

再查苗曾致殺原因，只為平生貪財。行商專用假銀偽貨，鬥稱不平，利心太巧，以致殺身。既得現報，免究，仍給人身，托生平民去了。苗青先問凌遲，受了陽報，再定陰刑。二獄審完。西門慶一千人犯，仍批各司領去受罪。那花太監王招宣俱批了別司。才出得二門來，只見來了一起重犯，一千餘人。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那徽宗朝五個赫赫大奸臣。名號五鬼：童貫、蔡京、蔡攸、高俅、楊戩、王黼。因宋朝大劫，奉玉帝命，先取五人陽魂定了罪案，才受陽報。這一時拘到了投文進去。因眾大臣不比凡鬼，閻羅即立起下，一一傳進。鬼吏將收魂索去了，眾官整衣而入。這裡不用拜帖，久已道名了。那五老序陽爵相次而行。因童貫封王居首，蔡京父子入過相的為次，其餘一齊並行。上至下，兩邊侍立聽審。閻羅依舊上座。只見傍立二判，各將大簿十餘冊捧來細看，有兩個時辰。但見閻王咬牙切齒，睜目張須，把那生鐵臉一變大罵：「誤國神奸，貪功害國，禍及生民。萬副不盡。」大喝革去衣巾，也不見有人來剝，只見六人已赤條條裸體跪在案前了。先問童貫妄開邊功一案，那判官先把陣亡人數轉在案上，又把姦殺平民報功一一開載明白。童貫不敢辯，叩頭畫了供狀。又問蔡京諂佞誤國一案；蔡攸傾父專權一案；高俅王黼楊戩各人俱賣官通賄。案案相同。閻羅問了一遍，蔡京才要分辯，把業鏡台一照，六個賊臣，昏夜私謀欺君誤國的事，件件圖出真形，如刻的印板相似，那敢不承，一一俱畫了招。甘伏其罪不勞動刑，批在司曹細審定罪。那堂上金鍾一響，後殿仙樂簫管一齊奏起。大門外大炮三聲，早有金童一對，執香爐分左右導引。閻羅退後宮去了。那西門慶並童貫兩起重犯，往外飛跑出衙門來。各曹鬼使不比前番。俱各銅枷鐵扭，剝的精光。也不論那男女醜陋仕宦的體統，俱打入死牢而去。原來這各司擬上罪去，不批駁另審，就如准丁京詳一般。一面托生，一面受罪，把三個魂，分做三下裡。還有一世不能完，另轉一世，一獄受了苦，又轉一獄的；到一個地方，又發一個地方，過一個衙門，又一個衙門。說明此理，好看後面報應。

不消半月，那西門慶的陰魂，問成犁泥到第七層地獄。他的陽魂，一轉托生在東京沈越為子，作失目乞丐；再轉作一內監，割

去陽物；三轉作一犬善終。三案方結。潘金蓮的陰魂，問成刀山第九層地獄。他陽魂一轉托生黎家為女，名喚金桂，終身無配偶，閉陰而死。兩案方結。春梅陰魂，問成屎臭第六層地獄。陽魂托生京北孔家為女，嫁與宦門為妾而亡，再轉一女，生丑疾終身不嫁而死。王婆陰魂變狗三世，入阿鼻獄中。陳敬濟變乞丐餓死。一案即結。童貫殺人太多，陰魂問成十八層阿鼻地獄。一世變馬；二世變牛；三世變犬；四世變雞。俱以殺償報。散入化生，不得人道。蔡京父子高俅楊戩王黼等，同奸誤國，陰魂問成餓鬼地獄。三世俱托生陣亡兵卒，罪完方許托生。直到了中元地官之辰，將刑名罪案一樣數十冊，先申了閻羅准了。方申東嶽帝君，又申三台二斗三元五帝上下諸神。那東嶽帝君總匯一冊；申報昊天玉皇上帝，以結眾生冤債。比陽世刑名更是精詳，誰敢有分毫私曲。

卻說曹官定罪已畢，申文報了大堂，准下來。到那日過堂，又將眾鬼陽魂發到回陽司，照依斷案，俱各托生而去。把陰魂發到地獄各司，該自第一層受罪到第幾層，俱哀哭而去。只有西門慶失目柱杖而行，過大堂時，閻羅賞了金磚一個。喜喜歡歡，又一路打探沈家是個員外。還想依舊為人，這番定要改過修福，不受這鑿目之苦。鬼使扶著，又不知路高路低，只見耳邊風響，腳不沾地。黑茫茫忽見一點燈光被鬼使一推，早不覺落地，哇的一聲。正不知是甚麼去處。只為黑心好色，送條柱杖渡迷津。賊根貪佞，賞塊金磚呼主父。